

派珀被痛覺驚醒，低頭看了自己的左手，手臂上面刻了一排又一排的字，第一行寫了kill 45 第二行寫了 boy25 第三行則是 girl20 她不解那是什麼意思，於是看了身旁的葛瑞絲。

葛瑞絲看到了她的疑惑，『妳殺了45個人，忘了嗎？我想它會幫你記得。』葛瑞絲用一種嫌惡的眼神看著派珀，她不解，殺人？怎麼可能？甚麼時候的事？她完全不記得，左手越來越刺痛，痛到她無法忽視，鮮血一直從傷口裡冒出來，那些傷口很深，就在手腕的下方，派珀皺起眉頭，努力的回想關於葛瑞絲說的那些事，但她一點也想不起來，她不可能殺人，念頭是有的，但她就像平凡人一樣，會在腦內演練殺了哪個討厭的人，但她不會去做，她連拿刀的動力都沒有，更何況是奪取一個人的生命？

「不可能，妳知道我的，我不可能殺人。」派珀對著冷冰冰的葛瑞絲說，而她只是一臉妳錯亂了嗎？的臉看著派珀，她不相信、她不相信自己，派珀在心裡重複這兩句話，這不是她認識的葛瑞絲，平常的葛瑞絲會毫無猶豫的就相信她，不可能會質疑她，而現在似乎不同了。

她好害怕，四周很黑暗，而且似乎越來越冷了，她與葛瑞絲中間只有一個小木桌，木桌上放著白色的蠟燭，微弱的燈光讓她可以看到葛瑞絲的臉，但卻不清楚，她不知道對方現在是什麼心情。「我殺了人，怎麼殺的？」派珀的心臟跳得好快，不停地喘氣，從口中吐出的熱氣化為煙霧消失，好冷，恐懼與低氣溫快要把她凍壞了。

『妳用妳的能力，拿了槍，漂浮到上空。』葛瑞絲慢慢地說

「不，不可能！！我還不知道怎麼降落，不可能。」派珀不讓她把話說完，她深怕自己快沒有辦法承受葛瑞絲說的任何一個字。『是真的，妳用槍掃射了他們，每一個年紀都比妳小，有些甚至跟約翰一樣。』派珀聽不進任何一個字，約翰是她的姪子，只有六歲，她不相信，耳裡嗡嗡地響，她沒有辦法接受這些事實，但左手的刺痛還存在著，這一切看似如此真實。

突然派珀感覺到自己被溫暖包覆，從手臂到胸前，很快地她不再覺得冷，皮膚也不再刺痛，她的恐懼也漸漸消失了。

『派，親愛的，甜心！醒醒。』派珀努力睜開眼睛，看見葛瑞絲擔心的看著自己，她好好的躺在白色的雙人床上，柔軟的床上，葛瑞絲用棉被把自己包裹住，她們靠得好近，派珀可以感受到她的氣息，還有熟悉的香味，帶點玫瑰的味道，她很喜歡，因為總能讓她感到放鬆。

派珀抬起自己的左手，上面什麼也沒有，沒有那些割痕、數字，沒有血，一如往常。

『妳做惡夢了，妳把我嚇死了！還好嗎？』葛瑞絲看著自己沒有說話，眉頭還是緊皺

「我、我沒事。」她慢慢地和對方說，嘴唇很乾燥，似乎快要黏在一起，她轉身變成側躺，並把頭枕在對方的胸上，她靜靜地聽著對方的心跳，讓她感到安心，剛才的噩夢逐漸變得模糊，「妳在夢裡質疑我殺了人，手臂上有很多割痕，我說不可能，妳說不相信，我。」派珀激動地訴說剛才的夢境。

『噓——沒事了，妳不可能會做出傷害人的事，我知道的。這些我都知道，如果妳以後遇到我質疑妳，妳就會知道，那些都是假的，妳是我遇過最溫柔的人了。』葛瑞絲把手指伸進派珀柔軟的髮絲裡按摩著她的頭皮，希望她放鬆，派珀覺得此刻的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，她擁有一個如此愛她，並且堅定不移的愛人。

「謝謝妳，我突然沒那麼害怕了。」她抬起頭，從對方的胸上移開，並躺在柔軟的枕頭上與對方平視，「妳的肯定對我來說最為重要，我愛妳。」派珀說，她很少這麼直接的表達愛意，葛瑞絲用一種很溫柔的眼神看著她，同情她剛才那可怕的遭遇。

『妳剛才突然說好冷，我嚇到了，看到妳才發現妳在哭。』葛瑞絲摸著對方的臉頰，憐憫的說。派珀聽到對方說自己哭了，馬上摸了臉頰，發現上面還有些剩餘的淚。

「我沒事了，謝謝妳。多虧了妳我才能從那恐怖的夢醒來。」她再度向對方表示她的感謝，葛瑞絲好美，她的眼睛已經適應了黑暗，足以看到對方清晰的表情，還有一切，派珀挪動身體，靠得比剛才近了，一隻手輕輕地覆上對方的臉頰，抬高下巴把唇覆上對方的，一下子，她們離開彼此的唇，並注視著彼此的眼睛，派珀緩緩地吐氣，彷彿看的到她吐出的那些熱氣，在她們兩個中間打轉，慢慢地形成一個小小的龍捲風，碰到葛瑞絲的鼻尖便消失。

派珀伸出手把對方垂下的髮絲重新勾回耳後，並輕輕的親了對方的耳後，一下兩下，接著移駕

到脖子，她喜歡葛瑞絲白皙的皮膚，也喜歡摸起來的觸感，葛瑞絲把頭仰起，享受在派珀輕微的挑逗當中，她又把手重新埋進派珀的髮絲裡，用手掌覆蓋她的後腦勺，派珀把陣地轉移回葛瑞絲的嘴唇，她輕輕地啄了她右邊的嘴角，再來是左邊的，小心翼翼的，就好像稍微大力一點葛瑞絲就會受傷一樣。忽然，葛瑞絲粗暴的吻著派珀，派珀覺得胃一陣翻攪，她總是不習慣對方在自己面前乖巧得像隻兔子，卻又突然變成一隻肉食性動物。

派珀張開眼看著對方細長的睫毛，垂下的樣子非常吸引人，她很開心自己能夠帶給對方快樂，在觀察的同時也不忘溫柔地回應對方。

葛瑞絲突然離開她，喘著氣，對派珀來講那是最誘人的場面，手不安分地鑽入葛瑞絲的上衣『不——今天不行，我明天有編輯會議，記得嗎？』葛瑞絲抓住對方的手腕，阻止她。

派珀露出哀怨的眼神，而葛瑞絲笑了。

『改天好嗎？妳我都該睡了。改天我再補償妳』葛瑞絲輕輕地說，用一種輕輕的聲音，派珀一直都很喜歡的聲音。

「說好了。」派珀不甘願地重新躺下，無辜地眨了眨眼睛

『說好了。』葛瑞絲笑了，露出一口白牙。

派珀緊緊抱著對方入睡了

彷彿剛才那場夢，已經不存在似的。

她不在乎她在夢裡殺了幾個人，或是有沒有這種可能

她知道，只要葛瑞絲陪在她身邊，她就什麼也不害怕。